

当前世界战乱难民及其影响探析

孟辽阔

(中共中央党校 国际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91)

摘要: 战乱难民是难民的一种,是指那些为了逃避本国国内爆发的战争或冲突而越过国境到达他国的人。战乱难民是难民的主体和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平等、贫富分化、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深层次的原因。战乱难民也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并会对国际社会造成深远影响。当前世界战乱难民的影响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引发一系列犯罪、给战乱难民来源国和进入国造成重大冲击和损失、给区域合作和全球发展带来重大负面影响、给地区和国际安全带来严峻威胁。对当前世界战乱难民及其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可以为国际社会处理和应对战乱难民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而且从长远来看对于国际社会解决战乱难民问题并消除其影响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世界;难民;战乱难民;影响;探析

中图分类号: D81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16)12-0026-07

一般来讲,战乱难民是指那些为了逃避本国国内爆发的战争或冲突而越过国境到达他国的人。^①战乱难民是难民的一种,也是难民的主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战乱难民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其产生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平等、贫富分化、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深层次的原因。战乱是引发战乱难民的直接原因。战乱难民也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并会对国际社会造成深远影响。当前世界战乱难民的影响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引发一系列犯罪、给战乱难民来源国和进入国造成重大冲击和损失、给区域合作和全球发展带来重大负面影响、给地区和国际安全带来严峻威胁。

一、引发一系列犯罪

战乱难民由于自身所处环境的特殊性和人员构成的复杂性,在文化、宗教背景与常住国都不同的所在国很容易出现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难民往往是在难民所在国或者第三国犯罪,由于其犯罪地点不在本国,而且难民所在国法律又往往与难民常住国法律不同,因此难民的犯罪问题是一个棘手问题。在很多难民犯罪案件中,有很

多是跨国组织犯罪。^{[1][P17]}战乱难民所引发的犯罪,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 非法入境

战乱难民为了寻求安全庇护和更好的生活,往往选择涌向经济发达、社会福利水平高的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或者瑞典、挪威、芬兰等北欧高福利国家。但是这些难民在寻求上述国家的庇护或申请难民身份时,很可能要等待被申请国政府严格且漫长的审查,很多申请可能会被申请国政府拒绝。因此难民为了寻求安全和更好的生活开始铤而走险,并往往采取非法入境的方法进入目的国。此次叙利亚难民危机引发的难民潮,大批难民从希腊北上,沿途的马其顿、匈牙利等国在边境设置铁丝网、路障等设施阻止难民入境。^{[2][P1-2]}但是在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难民面前,马其顿、匈牙利等国部署的铁丝网和军警人员显得微不足道。严格来说,冲破马其顿、匈牙利等国在边境线设置的障碍物并进入这些国家的难民已经构成了非法入境。在威斯特法利亚主权国家体系下,国界仍是分隔国与国之间的重要界线,也是一国经济、政

作者简介: 孟辽阔(1987—),男,河南泌阳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研究。

^① 根据联合国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规定,难民是指“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接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且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之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参见 Mark Gibney, *Global Refugee Crisis: A Reference Handbook* (California: ABC-CLIO, LLC, 2010), p. 164-165. 联合国两个难民公约定义的主要对象是政治难民,而战乱难民不同于政治难民,但两者共同点都是逃离本国、不能或不愿返回本国。

治和安全的屏障。^{[3] (P1~2)} 非法入境是战乱难民引发的第一个国际犯罪问题。

(二) 恐怖主义

恐怖分子混入战乱难民队伍待到达目的国家后伺机发动恐怖袭击。在此次叙利亚难民潮中,大批叙利亚难民和部分来自伊拉克、阿富汗的难民涌入欧洲。由于欧洲的英、法、德等国加入了对 ISIS 的空袭,外加 ISIS 历来对西方特别是欧洲和美国持极端敌视态度,因此 ISIS 可能派遣恐怖分子混入难民队伍到达欧洲然后制造暴恐事件报复西方国家,近期欧洲布鲁塞尔、巴黎遭受的恐怖袭击证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塔利班武装分子和“基地组织”恐怖分子也可能假装成难民混入难民队伍并随大批难民涌入欧洲,这些装扮成难民的各路恐怖分子在进入欧洲国家后可能会发动暴恐袭击。由于恐怖分子在体征上和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的难民基本一样,而且在逃往欧洲的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恐怖分子的明显特征,因此这大大增加了恐怖分子混入难民队伍到达欧洲国家并发动暴恐袭击的可能性。

(三) 偷盗、抢劫和人身伤害

根据国际难民学者的研究,难民进入接收国后心理会出现“负罪—麻木—攻击性”三个阶段的变化。具体来讲就是难民刚进入接收国时,会为自己逃脱战乱或者迫害活下来而感到庆幸,并对援助和支持他们的人由衷地感谢。但是随着难民接收国给予难民的待遇较差,不能满足难民的需求,难民们开始变得具有敌意起来,最终难民变成更具攻击性并更倾向于使用暴力。^{[4] (P18)} 在实际情况中,难民确实具有如上特征。难民刚进入难民接收国时对于难民接收国接纳自己充满了感激,但是由于难民营生活的困窘和生存现状的恶劣,难民开始对难民接收国政府和社会不满,这种不满积压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具体表现为在难民接收国的偷盗、抢劫等各种犯罪行为。如在欧洲最大的难民接收国德国,来自中东、北非的难民在超市里盗窃、抢东西的事时有发生,难民入室盗窃和偷钱包的事更是非常普遍,甚至有难民对所在国的人进行抢劫和人身伤害。

(四) 性侵害和性交易

在逃往欧洲的难民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北非和中东地区的青壮年男子,这些人在逃往欧洲时大多数是单身,到达欧洲后又很难找到配偶,因此这些人是实施性侵害的主要群体。性侵害是犯罪中比较恶劣且野蛮的一种,也是近期难民在欧洲犯罪中比较突出的一种。发生在

2016 年跨年夜的德国科隆火车站广场的大规模性侵害使这一犯罪显得尤为严重。^[5] 此外,由于难民营条件较差,很多难民营是男女混住帐篷。男性难民中又以年轻男性居多,这些年轻男性难民不仅性侵德国当地女性,也性侵同在难民营中的女性,在难民营里就发生过多起男性难民强奸女性难民的案件。^[6] 除了性侵害之外,难民中的性交易犯罪也不容忽视。德国尤其是南部慕尼黑的难民营中的性交易已经十分普遍,而这又会滋生流行性疾病、堕胎等一系列问题。难民中的性交易犯罪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将会引发一系列更加严重的犯罪,并会给难民接收国带来更多和更难应对的麻烦。^[6]

(五) 毒品和武器交易

毒品和武器交易同诈骗、偷盗等犯罪一样,是难民在所在国常见的犯罪之一。但是难民在所在国所进行的毒品和武器交易是比偷盗、抢劫、性交易等犯罪更为恶劣而且社会危害性更大的犯罪。毒品能让沾染毒品的人上瘾,而这些吸毒者为了筹集毒资或者为了获得毒品,会引发更多的偷盗、抢劫等犯罪,或者被掌握毒品的人或犯罪组织控制而进行更多的犯罪活动。难民非法持有武器的危害性自不必多言,这等于为难民行凶犯罪提供了工具,也会使难民犯罪的危害性加倍扩大,并会引发更多更严重的违法犯罪。毒品和武器无论是流入难民群体还是流入所在国社会,都必将对所在国造成更大的伤害。^{[7] (P404~508)} 在此次欧洲难民危机中,超过 100 万来自中东、北非的难民涌入德国,毒品和武器交易也开始出现在素以社会治安良好、犯罪率低的德国。^[6] 鉴于毒品和武器的巨大危害性,难民在难民接收国进行毒品与武器交易犯罪对于难民接收国来说,意味着重大的管理风险与社会混乱,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给难民所在国带来深远的危害。

(六) 对所在国主权和法律的藐视与抗拒

按照主权国家理论,主权国家有权在自己的国土上行使主权,这些主权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管辖权等权利。同样,任何进入主权国家的组织和个人,都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服从所在国政府的管理。^{[8] (P342~346)} 按照这一理论,难民进入所在国后同样需要尊重所在国的主权,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并服从所在国政府的管理。但是现实情况是,难民在进入接收国后往往并不遵守所在国的法律,而是对所在国法律持藐视甚至根本不顾的态度,难民暴力反抗所在国执法人员的情

况十分普遍。此次欧洲难民危机中,大批来自中东、北非等地的难民涌入欧洲特别是德国。这些难民根本不顾德国的法律,在德国大量进行偷盗、抢劫、性骚扰和强奸、诈骗、恐吓、贩卖毒品和武器等犯罪活动。德国警察制止难民违法犯罪的过程中,难民对警察持敌视态度并有袭警行为。^[9]难民罔顾接收国的法律,进行大规模违法犯罪活动,抗拒所在国的公权力和执法力量,已经危害到所在国的国家主权。

难民所引发的违法犯罪除了以上所列的几种外,还有洗钱、诈骗、贩卖人口等,在此不一一列举。从长远看,难民在所在国实施的各种犯罪行为势必会激起所在国民众的愤怒和抗议,民众要求将违法犯罪的难民绳之以法或者强行驱逐出境。同时,难民所在国政府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会制定更加严格的应对难民的办 法,难民所在国立法机构也将修订并收紧难民的相关法律。

二、给战乱难民来源国和进入国造成重大冲击和损失

(一) 给战乱难民进入国带来重大冲击

大批战乱难民涌入,会给难民进入国带来重大冲击。战乱难民给难民进入国带来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给难民进入国政府带来冲击

大批战乱难民涌入时,按照国际法上的“不推回”原则,难民进入国政府不能将难民驱逐出境而只能接纳他们。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难民进入国政府需要为难民提供食物、水、衣服、帐篷等基本生存物资。^[10]为数量动辄达数万乃至数十万甚至百万的战乱难民提供生存物资,这会给难民进入国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此外,难民的大量涌入会引起难民进入国民众的不满,民众转而起来反对政府,要求政府下台。同时,代表自己选区的反对党议员为了获得选民支持往往替选民发声,在议会批评指责政府并乘机向政府发难。此外,由于接收战乱难民往往是难民接收国中央政府的决策,而这一决策需要地方政府去落实。由于部分国家地方政府不愿接收难民或者在接收难民过程中确实有困难,这也会造成难民接收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这些都会给难民接收国政府带来冲击,造成难民接

收国政治上的不稳定。^①

2. 给难民进入国社会带来冲击

大批难民的到来,推高了难民进入国当地的房屋、能源、食品的价格,占据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如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等,给难民进入国的社会正常运行带来冲击。大量难民的涌入,也给难民进入国的社会管理增加了负担。此外,由于难民的素质参差不齐,外加难民营仅能满足难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部分难民会在难民接收国进行抢劫、偷盗、性侵害等违法犯罪行为,扰乱难民进入国的正常社会秩序。此外,在难民进入国有支持本国接收战乱难民的民众,也有大批反对接受战乱难民的民众,双方的矛盾很可能公开化并引发民意对抗、社会撕裂。在德国科隆难民大规模性侵害案发生后,科隆市反对接收难民的民众游行示威时和支持接收难民的人群发生了对峙,直到警察到来将他们分开。^[11]德国社会接纳超过110万战乱难民,使得德国社会的两极化更加严重,极右翼分子的暴力倾向也在不断加剧,德国整个社会日趋激进有向右倾化偏转的趋势。

3. 给难民进入国民众带来冲击

遭受战乱难民冲击最大的首先是难民进入国民众,尤其是处于难民接收国社会中下层的民众。因为战乱难民到来后能接受更低的报酬去工作,这会争夺难民接收国中下层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的工作机会,对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造成冲击。^{[12] P20}其次,难民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语言文化与难民进入国民众不同,这也会影响难民进入国民众的正常生活。这些差异会引发难民进入国民众对难民的不满和敌视,甚至会引发难民和进入国民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12] P20}再次,部分难民会在难民进入国制造偷盗、抢劫、性侵害、贩毒、走私武器等犯罪。这些会给难民进入国民众带来恐慌,也极大地冲击了难民进入国民众的正常生活。

(二) 给战乱难民来源国带来重大损失

大量战乱难民逃离家园,会给战乱难民来源国带来重大损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大批难民逃离本国会使战乱难民来源国经济社会更加凋敝

在战乱爆发之前,战乱难民来源国的民众在

^① 战乱难民给所在国政府带来的冲击的案例有:在近年来欧洲的难民潮中,德国默克尔政府接收大量战乱难民,引起了德国部分民众的不满。大批德国民众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政府继续接收难民并要求总理默克尔辞职;德国议会部分议员联名向总理默克尔写信反对政府的难民政策;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名县长用大巴车将三十余名叙利亚难民拉到柏林总理府以反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

原住民从事自己的职业,基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然而战乱爆发后,战乱国民众为了逃避战乱而不得不逃离家园到达他国沦为难民。这些战乱难民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职业、财产,沦为只能依靠救济生存的人。同时,爆发战乱的国家国内很多地区因为战乱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工厂停工,交通中断,很多地区变成一片废墟。爆发战乱的国家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经济社会更加凋敝。爆发战乱国家的大量难民出逃及出现的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使该国遭受国际社会大量道义上的谴责,并丧失国际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12]

2. 大量难民逃离本国给爆发战乱的国家带来重大的人力资源损失

逃到国外的难民多是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这些难民在战乱爆发国多属于中产阶级,所从事的多是需要较高知识和技能、收入比较高的职业,如教师、医生、工程师、管理人员、熟练技工等。这些拥有一定知识技能且有部分积蓄的人在本国爆发战乱后,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本国所能发挥的空间不大,在国外可能有用武之地。外加为了逃避本国战乱,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选择逃到国外而不是继续留在国内。在西方欧美国家,人口出生率降低造成劳动力不足,因此欧美国家每年都需要吸纳部分难民或者移民入籍以补充劳动力。^[13]这些拥有知识和技能的战乱难民在逃往国外后很可能被欧美国家吸纳并逐渐取得所在国的国籍。由于西方欧美国家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普遍比战乱难民来源国要好,因此这些战乱难民返回来源国的意愿很低,久而久之就留在了接收他们的欧美国家。这些拥有较好教育背景且拥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是战乱难民来源国的社会精英和战后重建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离去给战乱难民来源国造成重大的人力资源损失。

三、给区域合作和全球发展带来重大负面影响

1. 给区域合作带来重大负面影响

战乱难民的大量涌入给区域合作带来的重大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战乱难民问题阻碍了区域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解决。参加区域合作的国家一般要解决区域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大多是发展、改革、就业等经济领域的问题。在本次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之前,欧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欧

盟内部危机。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问题长期存在,但是希腊在2015年前后主权债务危机显得尤其严重。作为债务国家的希腊和作为债权国家的德国等国家在对希腊援助的条件问题上僵持不下,希腊面临退出欧元区、进而导致欧元区解体的危险。^[14]这本来是德国等财政盈余较多的债权国促使希腊等国接受债权国援助条件并进行经济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好时机。但是此时叙利亚难民危机爆发,大批战乱难民经希腊、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国涌入德国,让德国自顾不暇。希腊等国进行经济改革、从长远上维护欧元区稳定的做法也只好暂时搁置。

(2) 战乱难民问题在区域内部引发的分歧和争议影响区域国家的团结。此次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中,长期以人权和价值观自诩的欧洲在面临来自叙利亚等国的战乱难民时自然要表现出“人权卫士”的一面。为了解决涌入欧洲的难民问题,欧洲议会就“难民配额”进行投票,要在欧盟国家内部“分摊”16万名从希腊、意大利进入欧洲的难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也积极呼吁成员国执行这一计划。^[15]但是这一分配方案遭到了欧盟中东欧成员国的强烈反对,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等国坚决反对接受分配给这些国家的难民份额。英国也对难民分配方案表示反对,强烈反对强制分配给英国难民,并以启动“脱欧公投”作为威胁。欧盟多国对于欧洲理事会依据各国的人口总量和经济规模等指标分配难民的方案表示反对,认为应该制定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并对各国应该分配多少难民而多次争吵。^[16]英国于6月23日举行的“脱欧”公投,除了英国各派政治势力和政治经济精英们深层次的角逐的原因外,担心受欧洲难民连累是一个重要诱发因素。

3. 战乱难民问题给区域一体化带来障碍

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后,欧盟多国加强了对边境的管控,匈牙利等国的议会甚至授权军队动用武器阻止难民入境。丹麦、法国等国此前也曾阻止搭载难民的火车入境。根据欧盟国家签订的《申根协定》,各国边界在平时是自由开放的,人员、货物可以在各国自由流动。^{[17] (P33~41)}但是各国加强对边境的检查,这等于间接地破坏了《申根协定》,不利于人员、货物在申根区自由流动,甚至可能导致申根区解体。据有关机构估计,如果申根区解体,将会给欧盟带来上千亿欧元的损失。《申根协定》是欧盟走向一体化的重要标志,

但是随着欧盟各国加强对边境的管控,从长远上看这也会给欧盟的进一步合作带来障碍。战乱难民使欧洲一体化进程面临严峻考验,也使欧洲的未来充满了变数。

(二) 给全球发展带来障碍和影响

战乱难民给全球发展带来的障碍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难民问题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重大不确定因素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全球经济往来密切,世界各个地区的人员、货物、资金往来日益紧密。^[18]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上虽然存在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分,但是只要一国加入全球产业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其经济都能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如果一国能够利用本国经济的优势,对本国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改革和完善,甚至有实现弯道超车的可能。但是战乱难民问题的存在,给难民来源国和接收国、地区和全球都带来某种程度的混乱和冲击。经济发展需要有一个整体和平稳定的环境,但是难民来源国在经历战乱和损失大量人力资源后,其发展缺乏后劲。难民接收国因为难民的涌入,经济社会秩序遭受冲击,外加难民在地区和邻国间可能制造的恐怖主义等各种犯罪,这可能会对区域和全球的交通和人员、资金、货物的正常流动造成冲击,进而会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重大不确定因素。

2. 战乱难民影响人类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

当前世界除了叙利亚和欧洲地区的战乱难民外,世界其他地区还有上千万战乱难民的存在。这些难民流离失所,衣食无着,生存状况恶劣,还经常被袭击、屠杀,经常出现大面积人道主义危机。^{[19] [P210]}当前难民问题的根源在于发展不平衡和地区不稳定。要解决当前的难民问题,除了对难民进行人道主义救援,更要有效解决贫困及社会稳定问题,特别是难民来源国的冲突根源。^[20]对于各国人民而言,发展寄托着生存和希望,象征着尊严和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发展不仅是某一国或某一地区的发展,而是全球共同发展,发展也不是某一部分人的发展,而是要实现人类整体的发展。^[21]人类整体发展水平的高低不在于人类中发展水平最高的那一部分,而在于发展水平最低的那一部分,这有点类似于“木桶原理”。当前世界范围内仍有大量战乱难

民,他们的发展水平处于人类整体发展水平最低端,这影响了人类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

四、给地区和国际安全带来严峻威胁

(一) 暴力冲突或暴恐袭击随着难民流动在难民接收国和地区范围内扩散

暴力冲突或暴恐袭击会随着难民流动在难民接收国或者地区范围内扩散,给地区和国际安全带来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暴力冲突随着难民进入接收国而在难民接收国扩散

首先是难民和难民接收国之间的暴力冲突。鉴于难民可能引发的一系列犯罪和对所在国造成冲击,这促使难民接收国加强对难民的管理和控制,常见举措是将难民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难民营及其附近地区。但是这往往招致部分难民的激烈反抗,难民和所在国政府之间矛盾的积压往往会导致暴力冲突的爆发。^[22]其次是难民群体内部因为民族、宗教等矛盾在所在国爆发暴力冲突。战乱难民群体构成复杂,难民的民族、国别、宗教派别等多有不同。战乱难民在逃难之前可能就存在宗教派别、民族等方面的矛盾,在进入难民接收国后在接收国难民营有限的空间里这些矛盾可能会激化并引发暴力冲突。

2. 暴恐袭击随着难民流动在地区范围内扩散

当一国爆发内战或其他动乱时,大批难民为了躲避战乱会逃往周边国家和地区。在这些逃亡的难民中,不排除有难民会携带武器逃入周边国家,从而为地区范围内爆发暴力冲突埋下隐患。也有难民在所在国被极端组织招募并被训练成专门发动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当难民在所在国发动暴恐袭击或者以所在国为基地对原住国发动暴恐袭击时,暴恐袭击就会溢出一国范围,在地区范围内传播开来。^{[23] [P261]}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阿富汗连年战争导致大量难民逃入巴基斯坦。阿富汗难民和巴基斯坦塔利班在巴基斯坦北部经常制造自杀式爆炸袭击、暗杀等暴恐袭击,迫使巴基斯坦政府一度宣布国内处于“战争状态”。叙利亚难民危机爆发后,大批叙利亚、伊拉克难民涌入土耳其,土耳其近期国内暴恐袭击的增多与难民的涌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 威胁地区和国际的安全与和平

战乱难民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会威胁

地区和国际的安全与和平,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战乱难民问题使得冲突持久化

战乱难民问题如果长时间得不到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使解决战乱难民的难度更大。战乱难民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会使原来仅仅是出国逃难的难民趋于绝望。即使是温和的难民也可能在绝望状态下变得激进,并倾向于采用暴力激进手段解决问题。老一代难民为了返回家园而进行不断的抗争,而在难民营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可能会为了返回家园而继续参加冲突对抗,从而使得冲突持久化。同时,战乱难民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吸引国际注意力,国际社会会为处于弱势一方的战乱难民提供援助,而国际社会的援助也会间接地为难民的抵抗运动提供物资支持。此外,难民们无助的形象也为难民中的武装分子赢得了国际道义支持和持续的关注,并为他们的抵抗赢得同情和支持。^[24] 综上,战乱难民问题会使得冲突趋于持久化。^①

2. 战乱难民问题使得暴恐长期化

难民营里长期恶劣的生存条件、缺乏受教育的机会、自由流动受限制,战乱难民尤其是难民中的年轻人很容易被极端思想影响并被极端组织招募并成为暴恐分子。因此难民营中很容易滋生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使得难民问题往往与恐怖主义紧密相连。如果战乱难民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难民营将会为极端组织源源不断地提供人员供应,从而使得暴恐持久化、长期化。^{[25] [P16]} 20 世纪 70 年代阿富汗连年的内战和外国入侵,以及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大批阿富汗人为躲避本国战乱而逃到他国沦为难民,其中接纳阿富汗难民最多的国家是巴基斯坦。阿富汗难民中的极端分子以巴北部部落地区为活动基地在巴基斯坦境内频繁制造暴恐袭击,使巴基斯坦长期陷入暴恐袭击的状态,并一度迫使巴基斯坦宣布本国处于“战争状态”。^② 近期土耳其在接纳了大批叙利亚难民后,土耳其国内的暴恐袭击高发,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叙利亚难民问题,土耳其国内的暴恐走向长期化也是可以预见的。

① 在这方面,巴勒斯坦难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自 20 世纪 40 年代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为躲避战乱而逃离家园,流落到周边的黎巴嫩、约旦等国沦为战乱难民。难民返回家园问题和耶路撒冷圣城问题、水资源分配问题成为巴以冲突的核心因素。在 50 多年后的今天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巴以双方时常爆发激烈冲突,未来在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解决之前看不出巴以冲突有结束的倾向。

② 与巴基斯坦处境类似的是黎巴嫩。黎巴嫩在 20 世纪 60~80 年代接收大量巴勒斯坦难民后,巴勒斯坦难民的难民营简直成了黎巴嫩境内的“国中之国”,巴勒斯坦难民在黎巴嫩境内多次发动恐怖袭击,致使黎巴嫩国内的暴恐袭击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3. 战乱难民问题会阻碍地区和平进程和战后重建

首先,大国势力介入战乱难民问题会使得地区战争和冲突可能升级并持久化。外部势力插手难民问题,为难民武装提供武器、资金援助,支持难民反对另一方为自己谋得利益。在冷战期间,超级大国经常支持难民去支持或反对发展中国家内部冲突中的武装分子。^{[25] [P16]} 大国势力的介入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战争和冲突不能及时停止,这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内部冲突各派的和解,影响了地区和平进程和灾后重建。其次,难民可能会成为各方签署和平协议的破坏者。当冲突各方有意签署和平协议以结束冲突时,难民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破坏者”角色。作为反对武装基地存在的难民营以及由难民营策划的跨境袭击都可能使和平和战后重建的希望落空。^[28]

结 语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两大主题的当今时代,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战争和冲突却一直没有停止过。战争和冲突会引发战乱难民,战乱难民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近年来西亚、北非安全局势由于“阿拉伯之春”社会运动而趋于恶化,这些地区爆发的战争和冲突引发的难民潮,给地区和周边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和深远影响。分析当前世界战乱难民及其影响,更加深刻地认识当代世界战乱难民问题及其影响,可以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战乱难民问题进而消除战乱难民问题提供对策。我国作为国际社会重要一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周边也潜存着一系列可能爆发战乱进而引发战乱难民的地区。我国应该未雨绸缪,为解决战乱难民问题和消除战乱难民的影响有所准备并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Alexander Betts, Gil Loescher, Refuge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California: ABC-CLIO, LLC, 2010.
- [2] Liz Fekete, Hungary: power, punishment and the 'Christian-national idea' [J]. Race Class, 2016, 0306396815624607.

- [3] David B Carter ,Why do States build Walls? Political Economy , Security , and Border Stability [J]. Journal of Conflict Solution , 2015 ,0022002715596776.
- [4] Elizabeth G. Ferris , Refugees and World Politics [J].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 1985.
- [5] The Economics ,An ill wind: In Europe and at home , Angela Merkel' s refugee policy is being blown away [EB/OL]. <http://www.economist.com/news/europe/21688896-europe-and-home-angela-merkels-refugee-policy-being-blown-away-ill-wind?spc=scode&spv=xm&ah=9d7f7ab945510a56fa6d37c30b6f1709> 2016 -01 -23.
- [6] Gatestone Institute ,Germany: Migrants' Rape Epidemic [EB/OL]. <http://www.gatestoneinstitute.org/6527/migrants-rape-germany> 2015 -09 -18.
- [7] Maysoun Sukarieh and Stuart Tannock On the Problem of Over - researched Communities: The Case of the Shatila Palestinian Refugee Camp in Lebanon [J]. Sociology 2013 47(3) .
- [8] 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 权利斗争与和平 [M]. 徐昕, 等译. 王缉思校.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9] Gatestone Institute ,Germany: Migrant Crime Wave , Police Capitalize [EB/OL]. <http://www.gatestoneinstitute.org/6668/germany-migrant-crime-wave> 2015 -10 -11.
- [10] Melanie Jacques , Armed Conflict and Displacement: The Protection of Refugees and Displaced Pers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J].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11] The Economist ,Refugees in Germany Cologne' s aftershocks [EB/OL]. <http://www.economist.com/news/europe/21688418-ultimate-victim-sexual-assaults-migrants-could-be-angela-merkels-liberal-refugee?spc=scode&spv=xm&ah=9d7f7ab945510a56fa6d37c30b6f1709> , 2016 -01 -16.
- [12] Elizabeth G. Ferris , Refugees and World Politics [J].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 1985.
- [13] Anniken Hagelund , Hanne Kavli If work is out of sight. Activation and citizenship for new refugees [J].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 2009 , 19(3) .
- [14] Erik Jones , R. Daniel Kelemen and Sophie Meunier ,Failing Forward? The Euro Crisis and the Incomplete Natur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 2015 ,0010414015617966.
- [15] Euractive ,Juncker defies EU countries with distribution plan for 160 000 refugees [EB/OL]. <http://www.euractiv.com/sections/justice-home-affairs/juncker-defies-eu-countries-distribution-plan-160000-refugees-317502> 2015 -09 -30.
- [16] Panteres ,Eastern Europe: refugee crisis splits Europe [EB/OL]. <http://panteres.com/2015/09/03/eastern-europe-refugee-crisis-splits-europe/> 2015 -09 -03.
- [17] Ingrid Boccardi , Europe and Refugees: Toward an EU Asylum Policy [J]. Hague - London - New York: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 2002.
- [18] Rafael Reuveny and William R. Thompson The Limit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till Another North - South Cleavag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2007 48(2-3) .
- [19] Melanie Jacques , Armed Conflict and Displacement: The Protection of Refugees and Displaced Pers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J].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20] 杜尚泽 殷淼. 习近平会见希腊总理齐普拉斯 [N]. 人民日报 2015 -09 -30.
- [21] 习近平. 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2015年9月26日,纽约) [N]. 人民日报 , 2015 -09 -27.
- [22] Sarah Kenyon Lischer ,Refugees and Threats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aper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J]. March 2006 , P. 13 -14.
- [23] Alexander Betts ,Gil Loescher , Refuge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 California: ABC - CLIO LLC , 2010.
- [24] Sarah Kenyon Lischer , Refugees and Threats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aper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J]. March 2006.
- [25] Alexander Betts ,Gil Loescher , Refuge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 California: ABC - CLIO LLC , 2010.

Study on the Current World War Refugees and Their Influence

MENG Liao - kuo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 Centr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of CCP , Beijing 100091 , China)

Abstract: War refugees are the main body of refugees , the emergence of whom can be traced to the unequ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s ,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 ethnic conflicts , and religious conflicts. The current war refugees will cause a series of problems which can exert profound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influence may contain four aspects: triggering a series of crimes; causing great impact and losses to the origin countries and the receiving countries; having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global development; and bringing a serious threat to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 in - 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world war refugees and its influence can provide references to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deal with the war refugees problems. In the long run , it will be significant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war refugees and eliminate its effects.

Key words: contemporary world; refugees; war refugees; influence

(责任编辑: 左安嵩)